

反预期标记词“反而”“反倒”比较分析

周丽恩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澳门

收稿日期: 2023年9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1月7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1月16日

摘要

反预期标记是标示反预期信息的语法手段, 以副词和连词为主, 多出现在句首或句中。其语义和用法方面比较复杂, 汉语学习者在使用时容易出现偏误。因此, 光知道他们是反预期标记词, 汉语学习者不容易掌握其用法, 也就注定其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根据以上所述, 笔者选取了转折类反预期标记语气副词中的“反而”“反倒”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大量前人时人的文献进行阅读研究, 以及CCL语料库, 运用四段式分层理论对比“反而”“反倒”的语义、结构、功能, 试图从汉语本体的角度进行比较。笔者认为, 只有加强自身对两词的理解, 才能更好地进行国际中文教学。

关键词

反预期标记, 反而, 反倒, 语义, 功能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nti-Expectation Marker Words “Fan’er” and “Fan’dao”

Li'en Zhou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Received: Sep. 28th, 2023; accepted: Nov. 7th, 2023; published: Nov. 16th, 2023

Abstract

Anticipatory marking is a grammatical means to mark anticipatory information, mainly adverbs and conjunctions, which usually appear at the beginning or in the sentence. Its semantics and usage are complicated, and Chinese learners are prone to errors when using it. Therefore, it is not easy for Chinese learners to master their usage only knowing that they are anti-expectation markers, which are destined to be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e author chooses “on the contrary” and “on the contra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the adverbs of dispositional anti-expectations. By reading and studying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of previous and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using the CCL corpus,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semantic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on the contrary” and “on the contrary” by using the four-paragraph stratif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compari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ontolog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words can we better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Keywords

Anticipatory Markers, Fan'er, Fan'dao, Semantics, Func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反预期标记”概念的提出最早源于德国语言学家海涅，而反预期标记即是标记交际双方交谈中反预期信息的语法手段，以副词和连词为主[1]。笔者通过阅读前人时人的研究发现，反预期标记研究已有一定成效，主要集中在具体的某一个反预期标记的讨论[2]。“反而、反倒”属于转折类反预期标记，而该类词在留学生的习得情况中最不好[3]，因此笔者将转折类反预期标记的“反而”“反倒”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语言本体进行对比分析，希望能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2. 语义

2.1. 语法意义

反而：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对“反而”的定义是：“表示跟前文意思相反或出乎意料之外”。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是：“表示跟上文意思相反或出乎预料和常情”。另外在《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的解释是：“表示以某种行为或状况为前提，通常应当产生某种结果，可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结果”。

反倒：在以上所提到的词典中，都是同“反而”；《现代汉语虚词散论》(2017)对“反倒”的解释为“表示在一定的行为或状况下，通常应当产生某种结果，但是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相反”。

根据以上所提及词典，我们可以发现，“反倒”“反而”的语法意义主要有两个：1) 有出乎意料或者相反的意味；2) 可以表示转折或者递进。

而高增霞(2019)进一步认为，“反而”用来强调在同等序列的节点上，事态向与预期或偏离常规的方向发展，或者可以概括为：“反而”用来解释，在更应该出现的条件下没有出现某预期结果。即她认为“反而”是一个有主观性预设的反预期标记[4]。

另外，《现代汉语八百词》有提及到，“反倒”多用于口语，“反而”可以用于口语和书面语，单从这点看，“反倒”和“反而”在语体色彩方面存在差异。

2.2. 语义背景

根据马真(1983)一文中对“反而”的四段论分析[5]，我们可以把例句划分为：

(1) A 这时来了 4 个酒气十足的青年，不问青红皂白，拿起玩具就走。B 小姑娘伸手要钱，他们 C 不但不给，D 反而摔碎玩具，并推拉调戏小姑娘。

例 1 中 A 是前提背景，有四位年轻人拿了小姑娘的玩具没给钱；B 小姑娘伸手要钱是 A 引起的，拿了玩具理应给钱；C 实际情况是没有给钱；D 发生了和常理相反的结果，甚至推拉小姑娘。

(2) A 可他又不能不正视自己，B 凭这副螳螂身架，与刚才那粗黑汉子样的人摆在一起，如同小鱼串在大串上，C 没人会雇他，D 反倒给人家当了垫背。

ABCD 表达了完整的语义，这是理想的情况，但在实际运用中，很少有这样完整的表达，通常会有省略，但 AD 必不可少，A 是使用“反而”的前提条件，D 是“反而”所在的分句。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 ABD、ACD、AD 这样的表达。如例 1：A 这时来了 4 个酒气十足的青年，不问青红皂白，拿起玩具就走。B 小姑娘伸手要钱，他们 D 反而摔碎玩具，并推拉调戏小姑娘。例 2 同例 1，这里不做分析。

下面看看 ACD 和 AD 的例子。

(3) A 他们以前就曾开过类似的传销人员聚会，以往多是安排在家中，但由于人数众多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现在听说他们干脆经常到公共场所聚会，C 一次换一地，D 反倒不易被人发觉。

(4) A 他费了许多苦心，D 反而弄得大家都讨厌他了。

因此，在语义背景上，“反而”与“反倒”是一致的。

3. 结构

3.1. 句法位置

根据对 CCL 语料库的 835 条语料进行分析，“反而”“反倒”可以出现在分句句首和句中，而不会出现在句尾。可以出现在分句句首的有：

(5) 他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反倒叱责她，她只是抽抽答答地哭得更响。

(6) 增加劳动投入，反而使其收益迅速递减。

(7) 毕业后，王鹏没有找工作，反而一直在家闲着。

在 AD、ABD、ACD 的三段式中，“反而”“反倒”位于分句句首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语一般存在分句 A、B、C 中，且主语一致。

出现在分句句中的有：

(8) 当初她为了扳倒厂长，想了好些计谋，现在她反倒自食恶果。

(9) 陈独秀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10) 围着他转的人越多，他反而越感到孤独寂寞。

从以上用例来看，“反而”“反倒”出现在分句句中时，会省了 B、C，由句 A 和句 D 来说解释前提背景和出现的反预期结果。因此，如果句 A 没有主语，那么全句的主语必然要出现在句 D，抑或是把分句的主语补足。所以当“反而”“反倒”出现在全句主语抑或分句主语之后，它的作用是表转折。

3.2. 搭配

根据对 CCL 语料库的 835 条语料进行分析，可以和“反而”“反倒”搭配的词有“不但(不)、不仅、

非但、却、而、可、可是”。

① 不但(不)、不仅、非但

“反而”和“反倒”都可以和这三个词搭配。在频率方面比较，“反而”与这三个词搭配出现的频率要远高于“反倒”和这三个词搭配出现。

② 副词：却

“反而”和“反倒”都可以和“却”搭配。他们在句法位置上有不同之处，“反而”和“却”搭配时，“却”既可出现在“反而”的前面，也可出现在后面。但与“反倒”搭配时，只能出现在“反倒”之前。

③ 而、可、可是

另外，“反倒”还可以和连词“而、可、可是”搭配，在笔者搜集的语料中，“反而”则未见这种用法。

4. 功能

4.1. 焦点功能

根据陆方喆(2019)所述，反预期标记具有非重读性[6]。也就是“反而”“反倒”本身不重读，其标示的反预期信息，是说话人最想引起听话者注意的部分，则需要重读。其往往是句中焦点所在，可能是自然焦点也可能是对比焦点。因此，“反而”“反倒”具有轻易地找到句子焦点的功能。另外，笔者发现焦点会随着句法位置的不同而不同。当“反而”“反倒”位于分句句首时，焦点位于该词身后，出现于最尾分句。例如：

(11) 平常他一来只会跟我妈算钱，很不大理睬我的。现在突然跑来巴结我，反倒弄得我一头雾，摸不清门路了。

(12) 蓝苹不仅不自责、不悔恨，反而以为这是唐纳成心为了搞臭她而制造的“新闻政策”，心中无比愤怒。

上述例句的焦点都出现在最后的 D 小句。例(11)中想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因为他的巴结摸不着头脑这一结果。例(12)的焦点的是蓝苹的愤怒。

当“反而”“反倒”词位于分句中时，焦点可以在之后，也可以在句首。例如：

(13) 她刚毕业没有经验，可和一群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一块面试，她反倒通过了。

(14) 不要理那孩子，你要是责骂他，他反倒会开始调皮捣蛋。

(15) “是吗？”师傅这次反倒不慌不忙，嘴角甚至吐出隐隐的笑意。

例(13)和例(14)的焦点在 D 句句首。分别强调的是她没经验通过面试和调皮捣蛋的结果。而例(15)的焦点在 D 句中。

4.2. 触发隐义前提功能

隐义前提在本质上是一种语用现象，包含了交际条件背景知识中的事实、背景和常识背景，是说话者为保证话语的合适性而预先对听话者背景知识所做的假设，也可称其为预设。

根据陆方喆(2019)，反预期标记的存在促使听话人进行语用推理，获得话语命题内容之外的隐义。“反而”“反倒”的触发隐义前提功能十分明显。

(16) 好心帮助他，反倒落下许多埋怨。

(17) 你一个姑娘家，不好好在家洗衣做饭，反而去地里干男人的活，成何体统？

从例(16)中,我们可以得出,该句的隐义前提是帮助他人会得到感谢。从例句(17)中,我们会得出,该句的隐义前提是“女孩子应该主内”和“女人做了男人地里的话不成体统”。

从“反而”所在的具体语境中,可以清楚地感知到说话人的隐义前提,以及说话人主观表达的意向。再如:

(18) 琼珊的病不但不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我们仅从这句话中就可以联想出上下文发生的事情,因为“反而”的出现使得整句话的隐义前提非常明显,即“琼珊的病,有很大机会痊愈”。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反而”“反倒”的触发的隐义非常强,这种功能使得句子即使在脱离上下文的语境中,也能灵活使用,表意明了,使听话人一听就懂。

5. 结语

本文从语义、结构、语用角度对“反而”“反倒”进行了分析与归纳。从语义上看,“反倒”“反而”的语法意义主要有两个:1)有出乎意料或者相反的意味;2)可以表示转折或者递进。反而”是含有一个主观极性预设的反预期标记,用来强调事态朝与期待或常规相反的方向发展“反倒”和“反而”在语体色彩方面存在差异,“反倒”多用于口语,“反而”可以用于口语和书面语。从句法位置来看,“反而”“反倒”的出现位置较唯一,只能出现在整句或分句的句首或句中,不会出现在句子末尾。而句法位置的不同也会触发焦点位置的不同,当“反而”“反倒”在分句句首时,焦点只能出现在该分句之后;当“反而”“反倒”出现在分句句中时,焦点可以出现在其前,也可以出现在其后。“反而”“反倒”的触发隐义前提功能相同,作为背景的句A除了保留也可以省略,但该背景与说话双方共同背景知识是的前提成分的必要条件,可能是隐义,也可能直接呈现在句中。

参考文献

- [1] 谷峰.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J]. 汉语学习, 2014(4): 80-87.
- [2] 王新. 现代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 判定、特征与分类[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23(3): 71-80.
- [3] 季承. 汉语反预期标记词习得情况考察[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11.
- [4] 高增霞. “反而”的语义和用法[J]. 泰山学院学报, 2019, 41(5): 131-138.
- [5] 颜明. 非母语者汉语修辞能力与“反而”及其同义词习得[J]. 当代修辞学, 2015(5): 35-46.
- [6] 陆方喆, 曾君. 反预期标记的形式与功能[J]. 语言科学, 2019, 18(1): 40-49.